

李敬澤是個新銳的寫作者，他不需要儀式感，只「視寫作爲如手中的煙斗一般可以隨時拿出來把玩」，也不考慮文體，只「記錄關於此時此刻的感受和想法」，更未對未來寫作有任何規劃，「作爲一個新銳作家未來還有無限的可能。」日前在鄭州松社書店與香港文匯報記者「會飲尬聊」的兩個小時內，李敬澤拋出各種各樣的碎片，任記者去推敲、去塑形。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 河南報道



李敬澤稱自己是「新銳作家」。

於我而言，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李敬澤的名號「如雷貫耳」，且先不論其副部級別的職位，也不論其名字常常出現在文學類新書封面或者封底的名人推薦上，只說我最喜愛的梁鴻等幾位作家都是由其「慧眼發掘的」，在採訪前我作爲記者的氣勢就先囂張不起來，再加上其新書《會飲記》中對媒體訪問的腹誹，記者更有些惴惴不安，生怕採訪砸了。然實際上，是記者多慮了，大家「相聊甚歡」，李敬澤這個「新銳作家」甚接地氣，談新書命名、談寫作靈感、談文學評論、談文學獎，甚至連抖音紅人也能談上一談。

寫作狀態比文體更重要

《會飲記》收錄的是李敬澤給《十月》雜誌的十二篇專欄，「兩個月一篇，寫了兩年，十二篇，崩潰了，不寫了。」令李敬澤崩潰的不僅僅是被編輯逼着催稿，「按照這種語調這種方式寫了兩年覺得夠了。」所謂的「這種語調這種方式」，連李敬澤自己也說不清楚到底是什麼語調什麼方式。《會飲記》跋中，李敬澤寫道：「是何文體。文體是個問題，是問題就必有人問，在此一併作答；我也不知道，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你看它是什麼它就是什麼。」

「寫的時候並沒有很把文體當成一回事，就我個人來講，比文體更重要的是在這兩年的一種特殊的寫作狀態。」李敬澤說：「寫作的時間與作品的時間是同步的，隨時把此時此刻的想法放到裡面，給它一個形狀，給它一個表達，這種寫作和作品本身處於一個表面上，寫的時候覺得蠻有意思。」

他吸了一口煙斗，繼續說道：「比如今天在松社做活動，後天到北京，就要寫關於這些事的文章。它有意思的地方就在於，如果不寫，我們散亂的片段的生活就無意義，但當你寫的時候，就不是一般地寫了。」

留下碎片化的生活樣本

這也是爲何李敬澤將書命名爲《會飲記》的原因，「會飲」出於柏拉圖對話《會飲篇》，說的是蘇格拉底和一幫雅典大爺喝了酒泡了澡，談天說地，探討人生和真理。「會飲是帶着煙火氣的人間生活味道，不僅僅是為了喝酒，而是一種精神交流交往方式。」他表示自



李敬澤(中)日前曾來港參與香港作聯三十周年慶祝活動。



李敬澤接受記者採訪。

己很喜歡「會飲」兩個字，「在人間煙火中，一方面是喧鬧的生活，一方面是精神上的聯繫關聯。」

他說，現在是碎片化的生活，這中間各種各樣的走神，這些通常都不會被留下來。「對我來說，這本書是一個實驗行爲，我要把這些碎片留下來，不僅要留下來，還努力探索碎片之間的聯繫。一天經歷了9,999種碎片，每個碎片之間是不相干的，這個碎片何以就是我，何以通過這些東西在我身上發生了意義。」

他反覆強調，推敲這些碎片，實際上非常有意義。「我們現在每個人都是一個意見家，我們有大量碎片性的意見，前一時間和後一時間的意見又不一樣。現在我要推敲他這些意見的聯繫在哪裡，他到底是怎麼想的，和他整體的世界觀價值觀到底是什麼關係。」

李敬澤坦言，若不是答應別人寫專欄，自己也不去推敲這些碎片。正如書的封面所題的「文學生活場景和內心戲劇」，李敬澤的文人身份決定他的生活內容主要是文化及文化相關的話語，日日穿梭其中，因此書中呈現的碎片不止是個人的，也是關於當代文學生活的。高雅之於基礎生活，通俗的，大眾的，流行的，這些都將在書中有所涉及。「從美術到歷史到考古，各種文化生活的碎片，無限豐盛、五光十色，存在各種矛盾和爭辯，也存在各種意義的探究。」

在談到此書的價值時，李敬澤打趣道：「也許百年之後，學生們在研究歷史時，此書就可以發揮史料價值。從我的角度留下一個精神生活的樣本，研究生們就可以去考證書中的人物和說話的背景了。」

創作需吸收新人類經驗

李敬澤是批評家、散文家，畢業於北京大學

中文系，曾任《人民文學》主編，現爲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他著有評論集《爲文學申辯》、《致理想讀者》、《會議室與山丘》等，散文集《詠而歸》、《青島故事集》等。2004年獲「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文學評論家獎」，2016年獲「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散文家獎」，2017年獲首屆「十月散文雙年獎」。

李敬澤的一天是典型的「碎片化的一天」，早晨起床刷朋友圈，也在去單位的車上刷朋友圈。他不排斥手機閱讀，通過手機關注了很多學術類的公眾號，每天都能看好幾篇論文，「有了手機，我看論文的數量比以前多得多，否則就得去圖書館找學術雜誌。在這個問題上，我並沒有非要捧本書的要求。」

他會「偷偷」刷抖音。「在這個時代，一定要向新鮮人類經驗持開放的態度。」他表示，時代深刻地塑造並改變着我們，同時讓人產生面對改造的焦慮感，有的人可以選擇自我封閉拒絕接納，但是從文學、文化的生命創造力來說，需要永遠向新鮮人類經驗開放。

在寫作上，他也不需要什麼儀式感，是「碎片化的寫作」。火車上能寫，在辦公室也能寫，形成了一個不專業的寫作習慣，而且習慣於被迫到懸崖邊上拚命地寫，就像記者趕稿子一樣。恰如書名所示「酒神與諸子的慷慨與低回」，這也是作者的寫作態度。寫法如即興交談，自由且非線性。「寫作對我來說，相當於手頭的煙斗，可以隨時把玩，最好還要同時有兩件。」

目前李敬澤手頭把玩的是一部四十萬字的「春秋」題材作品，他希望明年寫出來。來鄭州之前，他就計劃要去新鄭看鄭韓故城和鄭公大墓。至於今後的創作，他表示自己還是一個「新銳作家」，未來還有無限的可能。



李敬澤爲讀者簽名。

李敬澤(中)在鄭州松社書店舉行新書《會飲記》分學會。

文學關於「人」的表達不夠

談到當下的文學創作，李敬澤說：「我們正身處於一個劇變的時代，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外在的環境，一是人的內心。而我們的文學對人的內心關注得太少。」他指出：「人的變化才是大變化，在現在的文學藝術中，關於『人』的表達不夠。」

而談及文學批評的業態，他認爲，批評家的功能在這個時代也發

生了很大變化。「比如『豆瓣』(內地評論網站)可能沒有傳統意義的批評家，但卻發揮着很活躍的批評功能。」李敬澤說，時代的巨變也導致文化權利的大規模擴散，如今已不是仰賴一兩個文化權威的時代，而傳統批評家發生作用的機制也更爲複雜，「當然對於當代作家的經典化，學院批評家則起着相當大的作用。」

作家陳河：海外華文文學不會衰退

「距離無疑對我的寫作產生影響，去國離鄉多年，回過頭來再看過去經歷的那些事情，心裡反而更加清楚，寫出來的東西和以前相比，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都有一個很大的提升。」陳河這樣形容多年來與故土「審美距離」。

旅居海外多年的著名華人作家陳河近日被意大利巴勒莫市授予榮譽市民稱號，其緣起正是這位華人作家於2007年發表在《收穫》雜誌上的長篇小說《致命的遠行》(2012年改名爲《紅白黑》出版)。《紅白黑》在幾年前被譯爲意大利文在意大利出版，引發多方好評，巴勒莫市市長在授予陳河榮譽市民稱號時表示，這部長篇讓西方人真正看見了中國人的內心和他們的歷史和生活情況。

近日，身在意大利的陳河接受了電話專訪，談及海外華文文學，他直言，華文文學會在新移民中繼續繁榮，決不會衰退。

鑽研題材 開闢寫作版圖

二十多年前，陳河放棄寫作出國經商，多

年後，經歷了白手起家的陳河重拾舊夢，回歸寫作。擁有豐厚生活積累的陈河提筆不凡，先是短篇小說《夜巡》獲得了首屆咖啡館短篇小說獎；2007年，融入個人傳奇經歷的《紅白黑》引發關注；2010年，中篇小說《黑白電影裡的城市》獲得了首屆郁達夫小說獎；2011年，長篇小說《沙撈越戰事》獲得了第二屆「中山杯」華人華僑文學獎的主體最佳作品獎……2016年11月，陳河更是攜新作《甲骨時光》摘得華僑華人「中山文學大獎」。

不同於限於個人經歷的作家，陳河不僅多產，其作品內容更是覆蓋面極廣，在東西方跨界的時空下，陳河創造出眾多頗具真實魅力的人物形象。「對於職業寫作，我的理解是不斷發現感興趣的題材，不是靠親身經驗，而是靠對題材的研究和想像力，一旦發現有感動我的故事，我就會去尋找、去鑽研，所以寫作的版圖比較開。」他說。

提及近期頗受好評的中篇《義烏之囚》，陳河表示，自己是溫州人，對於義烏有着自己的了解，「義烏其實提起來人們印象裡通

常寫商戰類型內容比較多，這一篇我個人比較滿意，因為在有了這麼多經歷後，強烈感覺到義烏很有代表性，那裡曾經充斥廉價的勞動力，也有混亂的資本現象，但那裡也存在着那種積極向上永不消滅的世界革命的情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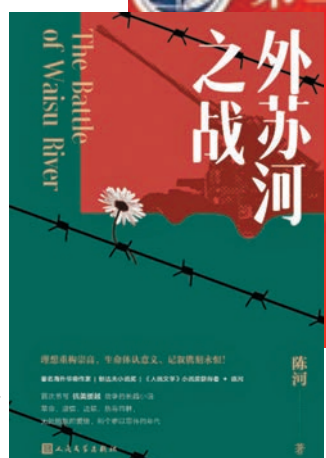
心繫國人的情感與命運

儘管作品版圖頗廣，但陳河筆下不變的主題總是中國人的情感與命運。他坦言，自己在二十多歲時便開始創作，但之前的作品較爲單薄，而四十多歲重新開始後，因爲生活的積累，因爲離開之後的視角的變化，一切變得跟從前不同，「我有更多的認識，更想要訴說和表達的東西，可以說創作動力非常足。」



陳河生活照

陳河新作《外蘇河之戰》。



陳河(右)曾獲華僑華人「中山文學大獎」。

到進一步的繁榮。」

在最新的作品《外蘇河之戰》中，陳河講述了1966年抗美援朝的故事，其中對於生命意義的思考引人關注。對於自己的下一部作品，陳河表示：「很有可能回到自己的經歷，我年輕退伍後曾經在溫州長途運輸公司工作了十幾年，那段經歷現在想想很有意思，也許，下一部作品，會寫那些全部發生在中國的故事。」

圖、文：中新社